



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20

蛇 结

[法] 莫里亚克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蛇结

[法] 莫里亚克 著
金志平
施康强 译
桂裕芳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120

François Mauriac
Le Nœud de vipères

© Bernard Grasset, 19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蛇结/(法)莫里亚克(Mauriac, F.)著;金志平等译.-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8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50-X

I. 蛇… II. ①莫… ②金…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345 号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1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3.00 元

前 言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二十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社会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他继承、发扬了法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像巴尔扎克似的揭露他那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心理分析,而是要尽可能“揭示人物心灵中最隐秘的底蕴”,探寻人物行为的真正动机,并用诗一般的语言曲折表述出来,这就形成了独特的莫里亚克风格。他的高度浓缩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莫里亚克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公认的经典作家之一。

莫里亚克于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法国西南波尔多一个大庄园主兼商人的家庭。他二十个月时丧父,由虔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在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书,因而终生信奉宗教。莫里亚克的曾祖父于一八四〇年购得马拉加尔庄园,在这座庄园里,有大片茂密的松林和葡萄园。莫里亚克自小生活在绮丽的自然风光中,陶冶了诗人的气质。然而,法国外省闭塞、保守的气氛使他感到压抑。一九〇六年,他赴巴黎从事文学创作。在出版了两本诗集后,于一九一三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身戴镣铐的孩子》。三十七岁时莫里亚克发表了《给麻风病人的吻》,从此进入他创作的旺盛期,相继发表了《火流》(1923)、《热尼特里克斯》(1923)、《恶》(1924)、《爱的荒漠》(1925,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命运》(1928)、《墮落的人》(1930)、《蛇结》(1932)等重要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广

艺评论集。一九三二年莫里亚克任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一九三三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后，莫里亚克任记者，同时继续发表小说。一九五二年，莫里亚克因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他主要发表了一些回忆录。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莫里亚克病逝于巴黎。戴高乐在唁函中将他誉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莫里亚克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小说二十六部（其中两部是短篇集），诗集五本，剧本四个，散文几十本（包括文艺评论、日记、政论、传记、回忆录、随笔等）。

莫里亚克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小说，本书介绍他的传世之作两部。

《蛇结》通常被认为是莫里亚克的代表作，莫里亚克自己也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整部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为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时才中止。

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善于经营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

路易有个基本特点：“可怕的清醒”，无论人对己，分析起来都毫不留情。作者正是通过路易尖锐的目光，对法国外省的社会、家庭作了多方面辛辣的讽刺。

路易对外省上流社会既羡慕又鄙视。他和丰都台日家的联

姻，纯粹是金钱和地位的交易，同时也建立在这对未婚夫妻的幻想和谎言上。他感到十分孤独。他对妻子由失望转为仇恨，逐年加剧，并扩展到儿孙身上。他以捉弄、折磨他们为乐事，还要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背地里管他叫“老鳄鱼”，还合谋要对他实行禁治产，霸占他的财产，而这些都以“家庭的神圣权利”的名义进行……

书名很耐人寻味，含有象征的意义。路易曾多次提到邪恶的“蛇结”，形象性地比做自己的心和他的家庭。这种蛇结是解不开的，只有当他觉得今是而昨非的时候，才能将它一刀砍断，获得新生。

《苔蕾丝·德斯盖鲁》是莫里亚克最著名的作品。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已以各种形式印行了数百万册，并拍成电影。

苔蕾丝是庄园主的女儿，住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大地的尽头”。在这偏僻的荒原上，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嫁给她女友的哥哥贝尔纳。婚后，她觉得丈夫俗不可耐，幻想破灭，仿佛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找不到出路。有一天，贝尔纳误将有毒性的胃药剂量加了一倍，当夜呕吐难受。这使苔蕾丝受到启发，她在贝尔纳的食物里放进这种药水，使他中毒病倒，被医生发觉告发。贝尔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替苔蕾丝开脱，使她获释，但随即就在家中把她幽禁起来。苔蕾丝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最后贝尔纳将她放逐，让她独自到巴黎去生活。

小说中的关键问题是苔蕾丝为什么要谋杀丈夫？表面上看，她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她既没有情夫，和贝尔纳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贝尔纳起初认为苔蕾丝是谋财害命，后来觉得不像。当他再三追问时，苔蕾丝回答说他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义务”。这使他更加莫名其妙。有些评论家也表示遗憾，认为如果莫里亚克能再多写半页，解释得清楚一些就好了。然而莫里亚

克有他自己的观点。他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1933)中说:苔蕾丝“这种人物比之其他一些人物,一般是更有生命力,但更缺乏轮廓的完整性。比之于别的人,他们有更多的奥秘、含糊不清和可能性。为什么苔蕾丝·德斯盖鲁决定毒死自己的丈夫?在很大程度上正由于这个问题,她的痛苦的神情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脑际不去。”事实上,从作品的情节安排来看,苔蕾丝起这个念头完全是偶然的,她的举动是下意识的——为了不顾一切地挣脱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牢笼”,向往自由的生活。正是这种隐秘的动机使得这个家庭悲剧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女主角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

这部作品颇具悬念的结尾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作者自己也觉得犹未尽,一九三三年又写了两个短篇《苔蕾丝求医》、《苔蕾丝在旅馆》和续集《黑夜的终止》。莫里亚克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创作了苔蕾丝系列,说明了这个具有特殊性格的女性形象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莫里亚克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中宣称:“我们所谓创造的人物是由取自现实的素材构成的;我们把对别人的观察所得和对自己本身的了解或多或少巧妙地结合起来。小说的主人公是小说家同现实结合的产物。”以苔蕾丝为例,莫里亚克认为他家乡的两个妇女重叠而成的形象,就是苔蕾丝这个人物的出发点;但人物本身是由于他把自己——尤其是他自我心中隐秘的东西加进去才产生的。莫里亚克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苔蕾丝·德斯盖鲁就是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苔蕾丝就是绝望的我,不过我不是绝望的。”

莫里亚克对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时有发掘恶中之美的倾向,这是和他的宗教观分不开的。莫里亚克受法国十七世纪冉

森教派及其代表作家帕斯卡影响很深。他认为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人心中都有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自知卑下乃是高尚的标志；对罪人应当关切和怜悯；如此等等。他说：“实际上，我爱我笔下那些最可怜的人物。他们越不幸，我就爱得越深，好像母亲本能地偏爱天分最不足的孩子一样。《蛇结》的主人公和下毒者苔蕾丝·德斯盖鲁，不论他们显得多么可怕，惟独没有我深恶痛绝的和最难以忍受的那个特点——自负和自我欣赏。他们对自己不满，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他指出，苔蕾丝从“源头上的白雪”变成“最脏的河流”，是对生活环境不适应的悲剧。他要读者理解她。在《蛇结》的前言中，他指出路易之所以误入迷途固然由于可悲的欲念遮蔽了他的视线，但首先是那些觊觎他财产的庸俗基督教徒在暗中作梗，他们也要负责。莫里亚克的带有“异端”反抗色彩的宗教思想是他的作品中存在争议的部分。但作为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伦理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可以理解的。

莫里亚克在《论小说》(1928)中主张，作家应解决“两种要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写一部合乎逻辑的、合乎理性的作品——另一方面，让人物保持生活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在我们看来，这种冲突是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惟一的冲突”。他自己在创作中对上述主张是极力贯彻的，由此形成他鲜明的创作个性。

就莫里亚克作品的注重逻辑、理性来说，他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作家显然不同。但他承认“下意识是我们存在的基本部分”，强调革新之意在于对人物的思想挖掘得更深些——向深度进军，这样他又有别于一般的传统作家，为现实主义文学拓展了新的表现领域。

莫里亚克的小说从总体看犹如古典悲剧，篇幅不长，人物不

多,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显得十分凝炼。情节集中,常常围绕一场危机进行,主人公面临难以忍受的境地,内心冲突强烈。整部作品笼罩着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

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有意忽略描写外表而注重展示内心。为了说明人的思想难以捉摸的复杂性,他调动多种修辞手段,其中曲言法已成了莫里亚克文体的特色。他重暗示,不明说,有意拐弯抹角,制造悬念。他的人物说话经常吞吞吐吐,有时同样的话重复或略加变换,表现叙述者下意识中那些不断缠绕他的思想。作者常采用倒叙、闪回、自由联想、心理时序急剧变换等手法,也有助于探索人物心灵的秘密。此外,作者有时还用提喻法,要求读者合作,以自己的方式解释、领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

莫里亚克善于创造诗的意境。他感情深沉,想象丰富,写景状物,往往具有象征的意义。在《蛇结》中,随着主人公路易的心潮起伏和感情波动,整个作品具有一定的节奏感。语言优美,含蓄。作品中还充满生动的比喻,如作者先后把苔蕾丝比做贝尔纳的“食糟”、“不听话的狗”、“没能驯服的野母猪”,这些比喻形象性地描绘了苔蕾丝婚后几个不同阶段的处境,显得十分贴切、传神。

凡此种种,表现了莫里亚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金 志 平

一九九七年十月

内容说明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是二十世纪法国杰出的社会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他的作品以揭示人物心灵中最隐秘的底蕴，探寻人物行为的真正动机为特长，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本书所收他的传世之作两部。《蛇结》是作家的代表作，整部作品通过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信，揭示了一个老守财奴的冷酷心灵。《苔蕾斯·德斯盖鲁》是作家最畅销的作品，描写了一个为了挣脱家庭的牢笼不顾一切毒杀丈夫的女性。莫里亚克于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目 次

蛇结	1
苔蕾丝·德斯盖鲁	169

蛇 结

金 志 平
施 康 强 译

“……主啊，请作如是观：我们不明白自己的意图，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背离自己的愿望越走越远。”

圣女苔蕾丝·德·阿维拉^①

此人与自家人为敌，这颗心被怨恨和贪吝败坏，但是不管他怎样卑下，我愿你们怜悯他；我愿你们的心对他表示关切。在他漫长而忧闷的一生中，可悲的欲念遮蔽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清近在眼前的光明，其实偶尔有道光线照到他，差点把他点燃；他诚然多欲……但首先是那些庸俗的基督教徒在暗中窥伺他，同时也受到他的折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就这样摒弃这个罪人，使他看不清真理，因为这个真理经过他们的歪曲之后便不再光芒四射！

不对，这个吝啬鬼珍视的并不是金钱，这个发狂的人渴望的也不是报复。什么才是他真正热爱的对象，读者只要有毅力和勇气听完这个人被死亡打断的自白，自然便会了解……

^① 苔蕾丝(1515—1582)，宗教改革家，生于西班牙的阿维拉市。

第一部

—

你在我的保险柜里一扎证券上面发现这封信，肯定会吃一惊。也许最好把信托付给公证人，让他在我过世后转交给你，或者把信放在我写字台的抽屉里，孩子们等不及我尸体变凉就会撬开的第一个抽屉里。但我之所以没那样做，是因为多年以来我在头脑里改写了这封信，失眠的时候，我也总是清楚地想象它躺在保险柜里——一个空无所有的保险柜的搁板上，信的内容无非是我盘算了近半个世纪的一个报复计划。你不用担心，何况你也已定下心来：“证券都在那儿呢。”我似乎听见你从银行回来，刚踏进前厅时发出的这声叫喊。是的，你将透过你戴的黑面纱，对孩子们嚷道：“证券都在那儿呢。”

这些证券差点儿不在保险柜里，我早就采取了周密的措施。倘若我真要那样办，除了房地产以外，今天你们就会什么也得不到。你们运气不错：我摆脱了仇恨心，居然还能活下去。长期以来，我以为仇恨是我身上最富生气的动力。好吧，至少今天我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已变成一个老头儿，很难想象自己不久前还是个躁狂的病人，整宵不眠策划报复（对这颗我处心积虑安装的定时炸弹，我颇为得意），设法能从报复成功中取乐。我本来想尽量延年益寿，以便看见你们从银行回来时的表情。我的办法是不把授权开启保险柜的委托书过早交给你，要尽量推迟，直到

我有这最后的快乐，能听见你们绝望地询问：“证券在哪儿呢？”到那时，似乎最难以忍受的临终痛苦也败坏不了我这个乐趣。不错，我曾经用过这种心计。可我生来并不是怪物，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现在是四点钟，我午饭用的托盘和脏碟子还胡乱地摊在饭桌上，招来不少苍蝇。我徒然打铃；铃声在乡下从来不起作用。我在这间屋子里耐心等待。我从小就在这儿睡，大概也将在这儿去世。到了那天，我们的女儿热纳维埃芙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为她的孩子争取这个房间。如今我独占这间最宽敞、坐向最好的卧室。你们该给我说句公道话，我曾向热纳维埃芙提议为她让出这个地方，要不是拉卡兹医生担心底层的潮气对我的支气管有害，我早就搬下去了。也许我表面同意，实际上怨气冲天，所以我受到劝阻反而感到庆幸（我整个一生都在作出牺牲中度过，对这些牺牲的回忆，使我心灵深受毒害，助长了诸如此类怨恨的情绪，而且日益加深）。

爱好吵架拌嘴是我们的家风。我经常听母亲说，我父亲同他父母闹翻了，而祖父母他们在三十年前把女儿赶出家门，至死不再见她（她生于马赛的我那些表兄弟，我们全不认识）。我们从不知道所有这些不和的缘由，但我们相信祖辈之间的矛盾不会没有道理；直到今天，如若我碰见哪个生在马赛的小表弟，我还会向他转过背去。远亲可以不认；儿女、妻子却躲不开。当然，和睦的家庭并不缺乏；但是想到大量的家庭中，夫妻俩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使用同一个洗脸池，同床共寝，却互相呕气，彼此嫌恶，而结果离婚的却那么少，真叫人惊异！他们互相憎恨，在这些屋子里又无法彼此逃避……